

藍色巴洛克

——光與生命的陳英德

蔡姍燕

「“史詩”是命運的詩，史詩是按照它所謳歌的行動節奏前進的，帶有頑強的樸素性。」^{註1}

杜夫海納說「哀歌則是主觀性本身在質問自己的詩，主觀性衡量自己與在躲避的世界之間的距離，思考本質與表象之間的差別。」因此西方美學將「抒情詩」置於史詩和哀歌兩者之間的半路上。

「抒情詩」之陳英德在古典簡樸世界的呼喚，追求著「人與世界」的和諧，近乎法國巴洛克時代的德拉圖^{註2}在光線幽微中詳和平靜的人物風格；形式簡潔，畫裡的人體都減約成最單純的造型，三角形或圓弧狀穩重的安置構圖，作品演變出一種像法國古典主義的表現。陳英德和十七世紀的巴洛克畫家雖然同樣傾向於使用戲劇性的光影和純粹的明暗表現法，其中還有一些可以使對象和直接的動作在凝止的時間裡顯得沉穩崇高，因此繪畫對象到處都被神聖化了——它顯示著生命堅韌的表現力量——靜穆，並且概括承受眼前的世界。

阿蘭格理索^{註3}在2007年陳英德的巴黎個展上強調：

「陳英德自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六年間在巴黎畫純粹的中國，硬朗而安命，痛苦且美麗，……。他被六七〇年代畫壇的神奇

女祭司伊麗斯·克雷爾^{註4}稱『中國的德·拉圖爾』。伊麗斯·克雷爾在一九七四年為他開出個展^{註5}。隨後，陳英德出現在伊麗斯·克雷爾的重型文化卡車上，這個叫『勒·斯特達特』^{註6}的卡車在當年巴黎雙年展中停在巴黎現代美術館前。她又為他

陳英德1978-1982年油畫「小兄弟」（116x81公分）



陳英德1978-2008年油畫「士兵背影」（73x54公分）



在菲亞克巴黎大皇宮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FIAC）中展出。他的中國，他把它畫成藍色，有時出現略帶灰色的粉紅。伊麗斯·克雷爾深具眼光，她所展示的是引人入神令人入迷的陳英德的繪畫。」

陳英德畫面的形象與幽微之間猶如廢墟與古跡的關係，似乎引領著我們進入本質與表象之間的思想，很顯然地是人們看著陳英德藍色奏鳴曲的時候，注意的大多是它的表象之抑鬱、低沉和冷

峻。事實上一個個被「時間」改變了的形象，是在無止境空泛出的背景裡沉浸著中國青花瓷的溫潤，利用的是色面的婉轉輪廓代替了系統化的透視法，直到紫藍色氛圍的薰衣草清香隱隱若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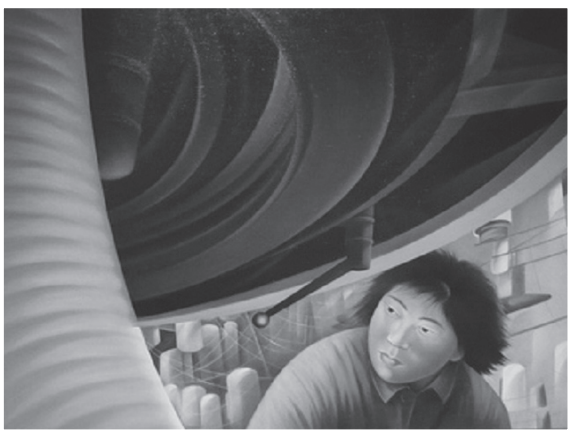
他說：

「工作的靜默，沉鬱，用什麼顏色來表達？我想到藍色。大多人說藍是憂鬱，幽深，靜遠的顏色，雖不盡然，我調用了。我原喜歡中國畫的花青與中國瓷的藍，從西方油畫顏料中我找到一種近似的藍，在調色盤中，在畫布上，敷出深淺明暗不同的色澤。」

陳英德1980-2008年油畫「風中」（73x54公分）



陳英德1980年油畫「旋盤下」（116x89公分）



他的史詩在於直接動作的黑暗之外誕生——「對光的頌歌」，永遠是他在慶祝一種「意識的誕生」——領會到世界是向意識開放的；嬰兒、小兵、工人、女工、士兵、夫婦，群像以及人的手、臉、腳、背、眼睛，槍、帽子、領巾、裙褲、機械……就像美國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學家羅洛·梅^{註7}提出應當在「三個世界」中考察現代的文化症候和人的精神嬗變，即「人與物的世界」、「人與人的世界」和「人與己的世界」。我們在陳英德的畫面看到的是記憶之網的明確形式，早已是富有意義的對象——實在而且含蓄。對繪畫而言，揭示對象就是揭示自身，同時也是能空間化的「主體」的一種存在方式，因此我們看到了「人與人的世界」中「過去」成為「現在」的內在性。看到了「人與己的世界」裡「表面」的我和「深刻」的我之區分。他將世界的意義賦予靜觀，特別是意識的靜觀而不是唯美的在「人與物的世界」上。因為主體能夠預感世界，主體是世界的產物。他顯然是賦予自己嚴謹秩序的一個自然主義者。

馬克該雅^{註8}對陳英德的論述：

「陳英德的作品，如喬治德拉圖一般，是畫與夜場景的相遇或對照。兩種不同風格的畫的程序，兩種抒情。除了上述工業場景可說是夜景畫作，他的日景的畫作是另一種主題：那是水、海岸、河流、瀑布與岩石。這方面的主題，同樣是能量的表現、自然力的衝激、相互消長，它們永恆衝突給了畫家靈感，畫家借之以畫出令人驚嘆、強有力的作品。」

他的抒情正如同我們讀一首詩，可以與詩一起幻想！讓形象佔據了自己，感覺到了意義，作品體現在我們身心中時就被對象化（父親、家庭、守哨、夫婦、嬰孩與球、女兵、藍士兵、實驗室、機房、縫衣機、鷹架……），向著某種歷史開放（嘉義田地、磚窯鋼廠、越戰、中國人物畫、文藝復興的法蘭契斯卡^{註9}、弗拉芒的梵埃克^{註10}、德國的杜勒^{註11}……），每一次的閱讀都能使其保持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中，它的意義也就不斷叢生。

他說：

「至於如何傳達出形象？我想到我神往的中國人物畫的工筆，更想到深深打動我的歐洲北方弗拉芒繪畫的堅實寫繪。如此，我由線的勾勒開始，轉而向繪畫面的掌握，由線描神似，延伸到面的寫實抒情。」

他所景仰的境界應該說是猶如法蘭契斯卡一般地統合智性與情感的能力，達到一種繪畫在科學與靈性的神秘結合。他總是用勇敢「靜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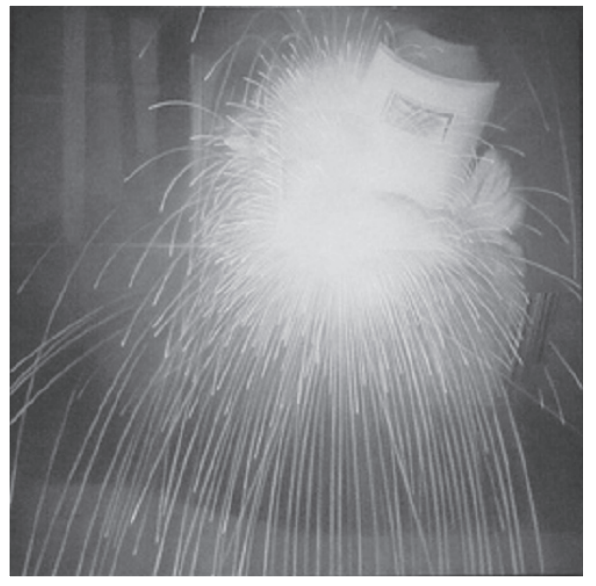
形象來表示抵制時代的焦慮、生活的焦慮、勞動的焦慮。

馬克該雅Marc Gaillard說他：

「陳英德這些取材自工廠世界的繪畫完全避開了一般『寫實主義』的平庸通俗。這些畫意圖將情節內容推演出一種濃縮的戲劇效果，在此少有畫家能超過。藝術家自一般工廠主題的描繪出發，但總抓住最強有力的一刻，他把這些主題移置、轉形，而沒有運用像『超寫實主義』的手法。一種襲人的精神性，取代了敘說故事的『寫實』。由於構圖的均衡完美，畫中人物近於宗教式專注的姿容與態度，這些工業場景釋放了一種安詳寧靜的氣氛。」

「我」們在表面與深刻之間，如果說任何行為都是尋求與期待，那麼可以引用胡賽爾^{註12}關於「充滿」的概念，是陳英德讓工業的我們、勞動的我們、生活的我們、現代的我們，讓對象在

陳英德1980年油畫「藍光中」（80x80公分）



我們身上自我完成、自我說話，幾乎所有「像」「我」的眼睛都是看著我們身後的遠方！「充滿」著「感性」的沈思特點——「我」等同於「對象」，對象才能等同於自身，我們所獲得的是某種「存在」的使命，而不是對象所存在行為的揭示。這是「充滿」光與生命的藍色巴洛克，這就是畫家陳英德頑強不息的，近乎命運的「史詩」。

除了是大家所熟捻一位為諸多承先啟後著作^{註13}的學者陳英德，伊麗斯·克雷爾這樣子形容他：

『陳英德繪平凡人頂立於天地。他的畫根自深遠的年代，是他的承傳涵養出他的筆風。他莊嚴凝重的人物冒昇出瞬息的世間，固定於永恆。他灼人的冰冷藍色，他完美的畫技激人狂喜』

（本文作者為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助理教授）

註解：

1. Mikel Dufrenne (1910-1995) 杜夫海納法國現象學美學大師。
2. Georges de La Tour (1593-1652) 喬治·德·拉·圖爾法國巴洛克時代洛林畫家，以繪畫燭光作為光源的晚景聞名，題材主要為宗教畫和風俗畫。
3. Alain Grizot 阿蘭格理索策展人。
4. Iris Clert (1918-1986) 伊麗斯·克雷爾「新寫實主義」運動重要推手，經常舉辦帶有舞台表演效果的大展覽，發掘了多位後來成為二十世紀末前衛藝術重要代表人物。
5. “IRIS TIME 45” Iris Clert 伊麗斯·克雷爾藝術雜誌第45期專文介紹新寫實主義畫家陳英德。
6. 重型文化卡車，Le Stradart，巴黎雙年展中停在巴黎現代美術館前陳英德「藍中國」特展。
7. 羅洛·梅 Rollo May (1909-1994)，美國存在主義心理學家。
8. 馬克該雅 Marc Gaillard，法國著名作家與藝評家。
9. 法蘭契斯卡 Piero Della FRANCESCA (1416-92) 文藝復興時代少數幾幅精心定出透視架構繪畫理論的藝術家，法蘭契斯卡畫中的人物風格有兩種：一種是被堅實的建築所包圍，如《被鞭打的基督》，另一種就是看上去像是大自然背景的延伸，如《基督受洗》。
10. 揚·梵埃克 Jan Van Eyck (1390-1441)，早期尼德蘭畫派最偉大的畫家之一，也是十五世紀北歐後哥德式繪畫的創始人。
11. 杜勒 Albrecht Durer (1471-1528)，北歐藝術的宗師，很出色的木刻版畫和銅板畫家。
12. 胡賽爾 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1859-1938)，著名德國哲學家，人稱為現象學之父。
13. 「巴黎看新寫實主義」、「海外看大陸藝術」、「巴黎現代藝術」……藝術家雜誌社出版，以及百篇以上的文章論述發表在各報章雜誌及研討會上。